

逢星期三見報(香港·溫哥華·多倫多) 第21期

明覺

送禮

卷首語

撰文／淨因法師

標月指

《論語·雍也》云：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。」山水不僅可以使人賞心悅目，而且給人無限的啟示。以登太平山為例，從東邊登山者可以看到灣仔、跑馬地和大潭水塘；從南邊登山者可看到香港仔、鴨洲洲，更可遠眺南丫島；從西邊登山者，可以看到薄扶林、堅尼地城，更可遠眺大嶼山的迪士尼；從北邊登山者，可以看到中環、維多利亞海港，更可遠眺尖沙嘴、佐敦一帶景色。儘管從不同的方向登山，我們看到的景觀不盡相同，然而一旦到達山頂，所有的人就應該看到共同的景觀——凌霄閣。

同理，時不分古今，地不分中西，人不分智愚，大家認識的對象是同一個：共同的宇宙、共同的人生；以不同的方式對之進行探索，猶如人們從不同的方向登山。由於文化背景之差異、區域之不同，不同根機的眾生自然會以不同的方式對之進行詮釋，因而形成多姿多采的人類文明。文學家用優美的語言來讚美它，畫家用鮮艷的色彩去描繪它；詩人用真摯的感情來謳歌它；哲學家用自己的思辨去總結它；科學家借助於各種儀器來定量分析它；宗教家則用自己的體驗去覺知它……儘管認識宇宙人生的方式不可勝數，但目的只有一個，就是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相及其規律，造福人群。換而言之，真理只有一個，智者用不同的方法去認識它。只要方法正確，必能殊途同歸，共同領略「山頂」的無限風光。

基於這種認識，佛教通常把引導眾生離苦得樂的八萬四千法門稱為標月指。換而言之，信仰某種宗教本身並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，是幫助眾生離苦得樂的工具。不管你通過何種方法，只要能在正道上不斷向前邁進，領悟宇宙人生的真理，最終就達到離苦得樂的修道目的，復更何求呢！



圖／小子

東蓮在綫 www.buddhistdoor.com

周日念佛晚會：晚上7：00

主持：苑長妙慧法師

周日佛學講座：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 上午9：15

主講：傳慧法師

周六瑜伽靜坐班 上午9：30

導師：黃耀光居士

周六互動佛學研討班 下午2：30

主持：倪啟瑞居士

以上地點：香港跑馬地山光道15號

以上查詢：2572 2437

香江點晴

書法抄經班——楷書

日期：11月24日(逢周一)晚上7：30

主辦：佛教慈悲講堂

主持：陳海川居士

地點：香港北角英皇道355-361號一字樓

查詢：2808 2373

東蓮覺苑《明覺》特刊編輯部

編輯：方禮年

地址：香港跑馬地山光道15號

傳真：2572 4720 電郵：tikymag@biznetvigator.com

本刊文章純屬作者或受訪者意見，不代表本刊立場。

撰文／何樂生(善護居士)

嶺南大學經濟學教授 曾翻譯《佛陀的一百個故事》、《心經》、及禪宗三祖《信心銘》，以及《道德經》等。早先是多倫多佛學會會長及多倫多佛教聯合聯絡人。

攝影／葉青霖



歷史上，心靈導師總是與「宗教」分不開。然而，對真正的心靈導師而言，這是使人深感遺憾的事情。《地藏經》指「南閻浮提眾生，其性剛強，難調難服。」就是說世人縱使口邊掛着要破除「我執」、「法執」，心裏卻總是執這執那，無法真的獲得解脫。釋迦牟尼佛在世時，經常提醒弟子要「依法不依人」，就是要提醒我們，不要執著於宗教或導師的名相，而要老老實實驗證自己的修行，到底是逐步真的解脫了自己，還是始終糾纏不清、原地踏步。

《羯羅摩經》更明言：「勿因耳聞而輕信，道聽塗說本無稽；不以傳統而妄信，歷代傳說多謬奇；眾人謠言不可靠，毫釐之差失千里；迷信教條未見妥，經典所載非無疑；師長訓示固可貴，偏信權威非所宜。」因此，即使在靈性修行，務實的態度還是十分重要的：「凡事合理方可信，且須益己復益人；必俟體察分析後，始能度信並奉行。」

心靈導師的苦心和愛心

心靈導師Krishnamurti在1929年毅然宣布解散其一手創辦的東方星會(Order of the Star in the East)，並把位於荷蘭的五千英畝地皮和古堡退還其捐出者。他鄭重地告誡他的追隨者：「我是自由的、無條件束縛的……我希望認識我的人也要和我一樣的自由，不要只在形式上跟着我；不要把我造成一座廟宇，而創立一個宗教或宗派，再把自己關到裏面去。」

從世俗人的眼光，Krishnamurti這做法簡直難以理喻。當時Krishnamurti的追隨者全球達數萬人。而且每年夏天世界各地的追隨者都紛紛來到那偌大的古堡聚會。Krishnamurti不但不「乘勝追擊」，拓展新的「地盤」，享受崇高的教主地位和追隨者

的奉獻，而是反而把多年艱苦經營得來的碩果一下子拋棄。從這件事我們看到一位真正自由的人灑脫的一面，也看到他對弟子的苦心和愛心。

很多人都曾讀《心經》。其實《心經》的要旨就在教人認識一切皆「空」。即一切事物，不論是物質的(色)，還是精神的(受想行識)，都不過是因緣和合所造成的現象或概念而已，沒必要也不應該執以為實在永恆。《金剛經》中啟動六祖慧能求佛道的一句，就是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同樣也是告誡我們切勿固執於名相和印象。當然，不固執於名相印象談何容易！《金剛經》明確指出：「離一切諸相，即名諸佛」。一個真的能夠做到徹底不再固執於名相印象的人，一個能夠以平等心直觀任何事物的人，已是圓滿大覺的成就者！

一念之間

可是不少宗教人士偏就往往自囿於名相。我是佛教徒，你是基督徒，他是回教徒，某甲是猶太教徒，某乙是印度教徒，等等。殊不知號稱佛教徒的人中，即如號稱任何其他宗教教徒一樣，當中可以有正信者也可以有邪信者。所謂正信者就是一心向真善美進發、誠心誠意尋求由貪瞋癡等人性弱點解脫

出來的人；邪信者則反是。

其實，覺與迷不過是一念之間。所以有「一念三千」的說法。即是說：一念可以使你達至佛的境界，一念也可以使你墮落至餓鬼、畜生的境界。在我們的生命裏，沒有一樣東西比由心魔自我解脫出來更為重要。哪管你是貧是富、社會地位是低是高、宗教是佛是耶，一個歪念可以使你、甚至使你的家人墮入痛苦深淵，一念也可以使你由黑暗解放出來，讓你步向光明。

《四十二章經》載有弟子問佛何者為「善」、何者為「大」。佛的答案十分直接也十分清楚：「行道守真者善；志與道合者大。」

真正的教化

佛在臨終的時候，再三提醒弟子要以戒為師，以他的教導為師，以自己的良知為師(自皈依)。佛家常言：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只要自己不時忠實地反思：自己心中有沒有種種成見偏見呢？自己內心有沒有自大或自以為是呢？自己是否仍受貪瞋癡等因

擾、是否一心要提升自己的靈性修養？一個人如能這樣不斷鞭策自己力求進步，進步應是毫無疑問的。

靈性修行不是空談而是躬行實踐。佛教強調「煩惱即菩提」，遇上煩惱的事情不妨視之為測試自己和鍛煉自己的良機，是以《六祖壇經》指「離世覓菩提恰似兔角」。

筆者相信不同的文化背景下，靈性導師的教化免不了會用上不同的詞彙、並以不同的人物為背景，再賦以若干神秘的宗教色彩。但是真正的教化無非是使人解脫、使人自由，是使人內心平安平和。然而心靈導師不可能代眾生修為。眾生若然不覺醒，老是要渾渾噩噩互相殘殺互相猜疑，妄分彼此，則他們一生乃至來世仍只會繼續為業障所牽動。即使最好的心靈導師也將無能為力！

觀乎中東目前的戰禍，連年戰火發生在西方宗教發揚之地，而且回教查實亦奉摩西、亞伯拉罕等猶太教的先知為先知。兩個最熱中宗教的民族(阿拉伯人與猶太人)竟互不相讓、互相殘殺。能不教他們的心靈導師傷痛乎？

預告：11月29日星期三
謝兆霖：〈百千劫難何日了——佛教文物流失實錄〉

手多多

撰文／溫綺玲

每次做嚮導帶朋友探訪佛寺，發覺有人看見大木魚、大鼓時，都很自然地敲打兩聲，好奇地要聽聽聽出來的音聲。有一次讓師父看見了，慈悲地告誡我們說：

「佛門鐘、鼓，最好不要隨便敲打了。」

各人好奇地問原因。師父笑笑地解釋：

「寺院裏的一鐘一鼓、一魚一磬，都有其功用和意義。出家人很重視醒起時的那一剎，能把自己的正念，那一念能夠清晰，那一天便是好的開始。」

「敲鐘，是將心裏的願力和正念，藉着這個鐘悠悠地打出去。鼓，是承接鐘的願，所以，打鼓的人要觀想，藉着這個鼓聲，喚醒一切眾生，凝聚大眾的願力，盡虛空遍法界，令整個法界的運轉，風調雨順，令一切眾生，在如法的地水火風內得到好的生活。」

怪不得每次在法會中，聽到法師

打鼓的聲音，都有一種特別的感覺，尤其是天寧寺那位老和尚打鼓時，身子直直，兩肩不搖擺，打出來的鼓聲，直入心扉。

「師父，那個木魚有什麼意思？」

「木魚和磬，都是我們修行人常用的重要法器之一。魚，是唯一在動物中，沒有閉着雙眼睡覺的。磬，代表大鵬金翅鳥，以前真有此等大鵬鳥，是恐龍的同伴，一拍翼，可遮蓋半邊天，牠每天要食過百噸重的大鯨魚。鳥在空中飛，魚便怕，要警覺逃走。我們便是觀此相，在生死輪迴中，如何醒覺。」

「所以打磬和魚的意義，是要我們醒覺。咚咚咚咚，一子一魚，打動諸佛菩薩，來臨此間，助轉法輪。」

在寺內手多多隨便敲鐘鼓，就像是自己送出請柬，卻原來沒有準備接待一樣，多尷尬！

自在閒

印度的婆羅門教

撰文／賴靜涵

上周三提到，雅利安人所帶來的種姓制度，造成了社會不平等的問題，成為佛陀提倡眾生平等的緣起。但是讓雅利安人有這樣思想的緣起，是他們所信仰的婆羅門教(Brahmanism)。這個宗教是雅利安人神權統治，與不平等社會待遇的思想根源，也是佛陀思想重要緣起之一。因此，我們先了解一下所謂的「婆羅門教」。

我們講過，雅利安人的種姓制度，最上的階級就是婆羅門，婆羅門教就是這些擔任祭司的婆羅門種姓的信仰。這個宗教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年，雅利安人居住在印度河流域後所發展的宗教。婆羅門教傳統上是以口傳的《吠陀》(Veda)為聖典。Veda在梵文的意思就是「知識」，內容是被認為「永恆的真理」，是以祭祀的讚歌形式來呈現。吠陀總共有四部：即《黎俱吠陀》、《娑摩吠陀》、《夜柔吠陀》與《阿闍婆吠陀》。其中《黎俱吠陀》被視為最古老，大約是公元前一千兩百年前形成。而環繞於此四吠陀的，有另外六個「吠陀支」，是用來輔助理解吠陀的途徑，包含了古代印度的音韻、星相、數學、科學等各種知識。此外還有許多解釋吠陀的書籍，稱為「奧義書」。這些都是建構婆羅門教教義的教典。

婆羅門教認為「梵」生諸神，是宇宙的本源，宇宙之主。所以他們崇拜「大梵天」，也

崇拜相關許多神明，如魯陀羅(Rudra)和因陀羅(Indra，即佛教所說的「帝釋天」)等等，與被稱為維持宇宙生滅運轉的三大主神：「大梵天」(Brahma)、「毘濕奴」(Vishnu)與「濕婆神」(Shiva)。

傳統的婆羅門教有三個主要的信仰綱領，分別是：「天啟信仰」，相信古代流傳下來的吠陀就是神的啟示；「婆羅門至上」，婆羅門是人間最高階層，這是神的啟示；「祭祀萬能」，祭祀是婆羅門種姓的天職，神與人的關係必須仰賴祭祀，人們可以獲得的贖罪與神的賜福多寡，是靠著祭祀，以其供養的數量來決定的。婆羅門教對印度造成極大的影響，這可以從其教典《摩奴法典》看出。《摩奴法典》說：「為了繁衍人類，祂(指梵天)從口、臂、腿、足，各自生出了婆羅門、刹帝利、吠舍與首陀羅。」這種不平等的四個種姓的說法，就是從這裏出來。所以婆羅門教就是古代雅利安人用來掌控社會資源的主要根據。

遊心法海